

風雨篇

2
848
60033

三、二十二、不生常元
贈予

贈送
嚴廷昌學兄

子剛

==社版出陽太==



風雨篇目次

▲理 論▼

- 向雍曼·羅蘭致敬……………胡 風
零感……………雪 峯
寒冷……………劉北汜
在迷濛的人間……………麥 柴

▲散 文▼

- 風雨篇……………羅 旭

▲小 說▼

- 一個官吏……………駱賓基

▲詩 歌▼

- 孩子要睡了……………鄧 村
手推車……………艾 青

- 蒸江河畔……………薛 汕
悼陶行知詞……………田

▲雜 文▼

- 論肯天大老爺……………紺 弩
一個小和尚的寂寞……………天虹譯

▲翻 譯▼

- 夜間……………田仲濟
乘兒……………李閑譯

- 烟的時代……………李白鳳
編後記……………編 者

向羅曼·羅蘭致敬

胡風

在戰鬥的中國人民底名義下面，我們抱着悲愴的心情向現代史上爭取人類解放的，精神戰線上的偉大英雄——羅曼·羅蘭致敬。

羅曼·羅蘭是從巴黎公社的血跡和普法戰爭的廢墟生長起來的。當時的法國西，受到了革命和戰爭底兩重被征服以後，熱情熄滅了，勇氣消失了，在反動的統治之下，泛濫着的是人生上的悲觀主義和藝術上的庸俗主義。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們，和還有別的許多人，是怎樣的苦痛！眼看着沉悶的空氣，敗壞的藝術，不道德，無恥的政治每天在我們底周圍漸漸濃厚起來；軟弱的思想都傾向了虛無，還要發出一種表示滿意的笑聲。……』

他苦痛了，忍受苦難，從苦難裏面追求，於是他底心俯向靈魂底深淵，從人類歷史底洞底與捕人類的猛獸，千頭的動物：人民和戰士。

通過藝術，他開始了改造人類靈魂的工程。

他以爲，能夠使藝術蘇生，健康的，僅僅只有人民底力量，所以他要摧毀扼殺藝術的特權，要把人民引進藝術世界，要把藝術交到人民手裏。

他以爲，真實就是生命，歷史的真實只有溶進戰士底偉大的性格而被表現出來了以後，才能夠成爲精神的力量。所以他從廢墟裏面把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用超人的脊梁肩負了歷史真實的戰士們復活了起來。所以他替那些前一代的以及同時代的，爲了反抗歷史底黑暗而苦鬥了一生的精神界的英雄們塑成了光芒四射的巨像。

他要打動僵硬的或拘攣的靈魂。

二十多年的作戰，沉默的作戰，孤獨的作戰，和黑暗作戰，和苦痛作戰，終於沖破了從自然派流行下來的庸俗主義底包圍，終於打開了窗戶，放進了自由的空氣，終於把法蘭西以至全歐洲以至全世界的年青的心靈引進了征服苦難，追求光明的精神要求裏面。

他自己正是一個他所形容的，一手握着斧子一手棒著頭的。身分分離的聖約翰。他自己正是一個他所讚頌的忍受苦難，克服苦難的英雄。

正是這個大無畏的英雄主義，使他能夠在反動的世界大戰當中獨獨超乎戰爭之上，不怕就是被加上了賣國賊的惡名，也要向混戰的帝國主義的屠伯們提出了堅強的控訴。

正在這個大無畏的英雄主義，使他當人類所創造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受到帝國主義者們底包圍和謀殺的時候，能夠用着誠懇和堅信向全世界的人民發出了保衛的聲音。

他說：我不說火藥消滅！

而通過從俄羅斯革命以至蘇聯人民底英勇的建設努力，使他終於得到了『通過苦難的歡樂』的『歡樂』。他找到了開始作戰時就一直追求的『以主人自居的人民』。他找到了他底英雄主義和精神獨立底肥沃的黑土；他在俄羅斯革命中看到了他底藝術的夢，生活的希望，約翰·克利斯朵夫（Jean Christophe）和科拉·勃尼農（Colas Breugnot）底精神得到了實現，他堂堂地向蘇聯人民宣告：俄羅斯革命是你們底革命和我們底革命。

這是作爲人類戰士的羅曼·羅蘭，作爲世界戰士的羅曼·羅蘭底必然的方向。

他說：我們來到這世上，爲的是發揮光輝。……

於是，精神戰線上的英雄羅曼·羅蘭，帶着幾十年的鬥爭的精神財富，爲愛護蘇聯而戰，爲保衛人類文化而戰，爲反抗法西斯主義而戰，爲動員人民底精神力量而戰，……他底聲音就一直響在全世界先進人民底心中。

對於遠在東方的中國，羅曼·羅蘭底精神也燃燒在克服苦難，爭取自由的人民裏面。他和中國精神戰線上的英雄魯迅早有過聯繫，他通過魯迅俯向了中國人民底苦難，他曾站在中國人民一道向日本法西斯戰爭犯提出過控告，而被介紹來了他底作品裏的精神力量，通過優秀的戰士們底心靈，在人民中間產生了而且還要產生着摧毀歷史負擔的戰鬥的熱潮。

然而，在這個全世界的大戰鬥的正當中，羅曼·羅蘭終於離開我們而去了。

我們感到了悲愴，但也記起了他自己說過的話：「狂風暴雨過去了……我底生命換一道電！——我失掉生命，我已然贏了。」

他底一生的戰鬥正是繼續不斷的狂風暴雨，他底生命所換來的也正是這，但不是僅僅的一道，而是無數道的劈開了黑暗的歷史天空的光流，他贏了。

但他却並沒有失掉生命。也是他自己說過的：「時間活得比個體——墳土喫掉他們底面孔——長久，『力』一起初寄寓在這些肉體，之後，便移到別的地方去了。」

他底生命，他底精神，他底力，早已移進了爲反抗法西斯主義而鬥爭的，爲建設民主生活的世界而鬥爭的狂風暴雨裏面。他活在殲滅敵人的火風彈雨的戰場上面，他活在通過克服苦難以爭取勝利的，無從計算的農村，工廠，學校，和街頭！

讓在苦難裏面戰鬥着的我們重說一遍領導他戰鬥了一生的信念罷：

「朋友們，在苦難裏面的你們，抱起歡樂來罷，讓我們來征服它。」

論「青天大老爺」

紺 紵

宋词的包拯，本是個正顏立朝，不苟色笑的古板的傢伙，據說，人們把他的笑比之爲黃河清，大戰就是因爲這吧，留下一些傳說，演變成小說和戲劇上的上管君下管民，日管陽，夜管陰，專破無頭公案，每到一個地方，都要放牌招告，替小民們伸冤雪恨的包公，包大人了，過去的小民們很容易有朦朧的幻想，希望出真命天子，否則出青天大老爺，從這樸實的想法中透露着一點可悲的消息：他們在現狀之下活不下去了！而更可悲的是，愚民們的幻想常常爲野心家所利用，其一是說：「真命天子出世了！」利用他們的生命替「真命天子」打天下；其次是說：「某某就是青天大老爺」，利用他們的口碑替「青天大老爺」造地位。口說不爲憑，還要用文字宣傳出去，這才「有書爲證」。「雲合奇蹤」之類，就是宣傳真命天子的；「包公案」，「七俠五義」之類，就是宣傳青天大老爺的，不過有時候也不容易弄清楚那些作者究竟是因爲自己也愚蠢，所以寫下了那樣的書；還是跟我一樣，吃了「鹽水鴨子」，「奉命」寫的呢？豈僅如此；就是那些野心家，我有時候也很不明白；究竟他們是完全利用呢？還是真以自己是那種人物呢？

今天，要人們懂得「真命天子」之類，全部都是鬼話，大概還不太難；至於說「青天大老爺」，也不過同樣子虛烏有，恐怕不那麼容易，人們的頭腦籠統，以爲無論什麼知識，都可以由一個人具備，同時，封建的，君主專制的，官僚主義思想深中人心，形成一種關人崇拜的心理，以爲關人就是具備一切知識的大知識者，以爲關人真是替人民伸冤的。而關人也以爲自己應該如此，自信爲已經如此，至少不能不裝作如此，多少關人本來是拿槍桿子的，一旦關了就干預政治，

把持政權。文化，教育，法律，思想，無不過問，好像他真是「天文地理，諸子百家，三教九流之詩詞歌賦，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十八般武藝，是他的本行，更不必提。讀了幾本『包公案』，類的書，或者還不過聽了幾段那類的故事，就以爲或者裝作自己比學過法律的法官還要高明，以爲中國法律審訊之類的事可以不學而能的，不能不說是荒謬絕倫；好在中國不是法治國，法律本不尊嚴，所以他就成爲「青天大老爺」了。

在「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社會，在治人與治於人的利害並不一致的社會，在錢可通神，有錢就可以買到一切的社會，在大思想家莊周先生宣稱過「不賤貧污」，孟軻先生又說「仕」可以「有時爲貧」，孔子則「從大夫之後」就不可「徒行」的社會，在做官要技術，清正也是一種做官的技術，也可以用技術完成的社會，在不但有官，並且有正紳領袖（一作「豪劣紳」）容易接近官，能替小民說話，又能在地方上「排難解紛」或「武斷鄉曲」，小民對於官府則天高皇帝遠的社會，怎麼有青天大老爺？縱然一兩個人有這種志願，又怎能辦得到呢？當然，書上有比如「循吏傳」之類，就屢見於歷史書，而「包公案」之外，也還有施公案彭公案什麼的。但那些書是誰寫的呢？小民呢？士大夫呢？用誰的觀點寫的呢？小民的呢？還是士大夫的呢？「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已經是幾千年的老話了。

對於青天大老爺的懷疑，在作者中，我只碰見寫「老殘遊記」的劉鐵雲一個。他把不收賄賂的玉賢大人寫成的一付剛愎暴戾的面孔，自然也有些誇張的吧，我却以爲頗近真實。玉賢即毓賢，是實有人物，在別的記載上那面目和劉氏所寫的也並無衝突處。我也時常有一種怪想：貪官時有未必於民有害。趕緊聲明，我不是說簡直於民無害，不過說「有時未必」而已，我是文字國

的小民，懂得一點文字國的國情，假如文字官真是公事公辦，一絲不苟，恐怕早就沒有民辦的刊物，也沒有民間的作者了。幸而並不這樣嚴厲，請諸客，送送節禮，言語拿顧點，可能得到些微的方便，我們有時也就利賴那一點方便而說點吞吞吐吐的話。文字國的情形是這樣，旁的領域恐怕也大同小異吧。當然，這已經是過去的事了。不要錢的官未必是好官，正如老殘游記所寫：我更疑心明察的也未必是好官，我也不是說太明察，就危險，像什麼人能在市中指出盜賊來，終於爲盜所殺，想向官老爺進舉明哲保身之道，我只說官民的道理往往不同，照韓非的見解，連夷齊孔孟都在可殺之列，因爲他們標新立異，著書立說，使小民相信他們，而危及執政者的威信，不容易治理。那麼明察的官，能夠指出誰是夷齊孔孟，小民也就無路可走，何況別的呢？

舊戲是種很討厭的東西，從形式到內容，都封建之至。但有時也頗能給人以啓示，比如青天大老爺包公上場，常常先有張龍趙虎張牙舞爪，像生龍活虎一般，如果正抬着龍頭铡，虎頭铡之類，就更是威風凜凜，殺氣騰騰，那些鋼自然是鋼罪犯的，但有時也不問青紅皂白，先把人放到那鋼口去試試，以嚇嚇那告狀的小民，用意大概是使他不敢誣告。一到這種時候，我就渾身起雞皮疙瘩，好像是真的，好像那把頭伸到鋼口之下的就是我自己。我想，幸而我不生在包大人時代，幸而我也沒有冤曲，否則看過這種情形，就甯可被枉死也不願喊冤！至於包公自己，烏紗黑蟒，黑臉黑鬚，十足地表現出爲黑凜凜的一條大漢。熟悉臉譜的人說：黑色是表威猛的，我却以爲不過是黑漆一團，而這漆黑一團也許正是青天大老爺的本質。

去年某月，某人曾在北平出榜招告；前些時又在長春叫人民申訴疾苦，頗有一青天大老爺「風味，因感而作是篇，雖然也知道有些人除了裝模作樣以外，決作不出什麼像樣的事來。

一個官吏

駱賓基

某農業研究機關的總務主任劉逸民和他的太太離婚了。這是他的屬員和同僚們早就料到了。若是還有一點驚慌的話，那就是他們遲到今天才宣佈，實際上劉逸民的太太，早在五個月以前就離開了重慶那所劉逸民在五年之前租到手的竹籬小院，到成都親戚家去住了。從她回來到這一次的訣別，僅僅住了不到一個月。

現在這竹籬小院以及這小院子裏的三間茅草房子，全遺留給劉逸民了。從窗口可以望見的那三隻母雞，寂寞的徘徊着，屋子裏所有的陳舊傢俱，甚至那灰布窗幃，兩年也沒有擦過一次的壁鏡，都像往常一樣，誰走進來也不會感覺到這個家庭發生了什麼變化。尤其那個年老的壁鏡，還是和兩年前一樣，彷彿充滿了煙霧，從那上面反映出來的面影，就像從大霧裏浮現的面影一樣。窗傍邊掛的煙滿烟氣的相片。捲着一隻角。這亦和以前一樣。總之，一切都是習慣的，固定的安置在原来的地方，任何變化的痕跡也沒有。

劉逸民在已經不是屬於他的太太向他告別的時候，並沒有發怒，或是現出悲戚的神氣，相反，他是平淡的正像面對着一個社會關係獨立的普通的女友一樣，禮貌的說了一句：「慢慢的走，」實際上，當時他自己并不知道他說的是什麼，他太太連看也沒有看，就儘自走了。劉逸民當時還想送出門口，可是他的兩隻腳却牢固的站在屋子中央，沒有接受他的意志的派遣。他的手裏還捏着那份從她太太手裏接過來的離婚證件。

「這也好……」他喃喃道：「這是沒有辦法的，是她要走。」

任何單據他都是保存起來的，這一件也不例外，他打開充滿衣物霉氣的箱鎖，收起來，在這上，他是從來不信任他的姪女的。

他的姪女名叫劉白桂，是一個二十四歲還在待嫁中的姑娘，又貪吃，又好睡，而且十天有八天的日子是在生氣中過的。然而她的心底很善良，因之也就好哭。現在她就很替她叔叔難過，她望見他那異乎尋常的呆滯眼光，就可憐起他來，而且流淚了。

「難過什麼呢？」劉逸民鎖好衣箱說：「他走了，咱不是一樣的過嗎？不要優氣，聽見嗎？一樣過，等到過了舊歷年，咱們一塊向家走，不是一樣嗎？」他說話時，心裏很感激他的姪女。感激他的眼淚和悲戚。五年的窮困生活，這是第一次，他對她姪女表示親切。同時他也第一次注意到她是他的唯一的憐憫他的親近人。然後他卻從來沒有注意到她所需要的是什麼；她的欲望和生活中所希求的是什麼。

劉逸民就是這樣一個人。剛剛滿了三十歲，從他頭上那頂十年前在南京買的帽子，到他的褪色的藍布棉袍，以至尖頭款式的皮鞋，沒有一樣不是陳舊而完整的，從這上可以知道他的日常細心和謹慎，可以知道他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注意都放在那上了。他的農學院園藝系的同學們，都說他是過時的廢物了，他的回憶就是當面也並不忌諱地直稱呼他『老好人』。而他的太太却說他是『自私』，又『庸俗』。可是他的姪女劉白桂很尊敬他，但也像尊敬一個六十歲的老頭子一樣。實在說呢：他的體態和面容也確是蒼老而且憔悴的，因為戰爭期間，一年一年的窮困，因為他的月薪加上米貼，就是目前總共還不到五萬法幣，而且他是有名的奉公守法的人，自然沒有什麼額外油水，他怎麼能支持一家人的生活用度呢？他怎麼不窮困，不由窮困而愁苦，不由愁苦而衰

老呢？尤其是他的獨子，兩年前得肺炎死掉後，他的心情怎麼年輕起來呢？若是那個孩子不死，他想，也許他的太太不會離開他的，雖然他知道她並不愛他，然而只要他能天天看見她，也就滿足了。可是那個孩子不得病便罷，一害病，怎麼會有不死的呢？他是一年四季都在窮困中！他一時到那裏去借一大筆的醫藥費呢？由於窮困，他早已從一般的社會應酬場合撤退了，他是從來就不請客的，而別人的交際宴會，他也絕足不到，因為他不能白白領受這種人情呀！照他看，一切的社交裏是有着不潔的功利性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只要守本份，出入公正，還用應酬什麼呢？他是××報的老讀者，從他一九三六年離開農學院以來，他的生活中唯一樂趣，就是從××報的社論上得到的一些學識了。他理解了中國的政治，理解了中國的現在和未來，而且很滿足他的這種修養。譬如最近，他向同僚們談起內戰的問題，就說：『你要談和平，就要先停手呀！是不是？』他說話照例是帶着『我說這話是不是？』的口頭語的。此外，他還讀舊書，而大部份時間是消耗在公務上，他要審核一些報銷，他一天要過目幾份不同性質的公文，另外還要監督工人調和化學肥料，有時又要到農作物病院試驗區去調查，因為他是這一組的技士，唉！唉！他真是忙呀！五年來，他就沒有一次想到過他的太太。雖然一回到家，他們總是在一個膳桌上吃飯的。那時，他們的孩子很愛哭，若是說他有一點溫暖回憶的話，就是他那孩子的小手向空抓攔着，小腿跳躍着，只有這時他才感到幸福。『賈玲，你看，他高興了呀！他笑哪！』若是他太太沒來得及看到，他就要埋怨：『你是弄那些雞作什麼呢？你來看看呀！』這時，他會命令他的好女劉白桂：『把窗簾子掀起來，掛在釘子上，讓我們寶貝晒晒太陽』。他會再補說一句：『呵！晒晒太陽。』爲了使他臂中抱的孩子快樂，他會用撒米喚雞的聲音把母雞招引進來，因為母雞

帶着一羣歡躍的雞雛。

『算了罷！』他的太太賈玲那時會說：『剛剛掃乾淨，又招進來了，』她是說雞雛一進來，滿地又是雞糞，就在這上，夫妻倆個吵吵嘴。

『是的，』劉逸民想：『那時候，她就沒有像我那麼喜歡他。想這些作什麼呢！一切都過去了！……到那裏去走走呢？』

只憑劉逸民站起來的姿態，和那向她伸手的手式，劉白桂就知道他是娶他那頂陳舊的灰呢帽子了呢。

『還去嗎？』她說。指的是辦公廳。

『到那去！』他想到她問的是什麼了：『不去啦！去作什麼呢！』他嘆息着，交給她一天所必需開支的零用，就戴上帽子，沉悶不歡的走了。

這天是聖誕節，他走到兩路口的時候，就碰見三個美國兵停在吉普車上，司機向那個吹噓口哨，路傍經過的那個同伴打招呼。他的鴨嘴帽帽皮的朝天戴者，新修刮的面頰，紅潤之間現着青澀色，他是那麼愉快，劉逸民只從他那帽皮的眨眼神態中，就感覺到那愉快感是怎樣充滿他整個生命了，自然他們是愉快的。另外一個邁着健捷步伐的兩隻腿引起他的注意了，那是一個穿着冬令時裝的少婦，她的面部緊張，正注意着來往車輛，想從來往奔馳的汽車之間，橫越過馬路去。她奔忙的，那麼匆匆的橫越馬路是爲的什麼呢？有什麼力量使她那麼生氣勃勃的呢？若是他的家裏有孩子的話，他能想到他現在正睡醒了哭着嗎？就是有女傭人，那女傭人在忙洗菜儘讓他哭一直不管呢？這些想頭一直佔據着他的腦子，直到他停在兩路支路一條巷子中間的磚壁門口。

這是他常常來閒談的一個友人，主人是個研究昆蟲的學者，五十歲的人了，每天還抄兩個鐘頭的波羅密多心經，爲的是練習小楷。主婦是健壯的老太太，聲音響亮，主持家務就像一個退休的將軍。夫婦兩個沒有兒女，養了一隻貓，一隻狗，那貓叫米米，一星期前生了五隻小貓，冬天的每個晚上，劉逸民一定來坐一會子。屋中央有一盆暖火，每次進來，劉逸民照例坐到他的固定的座位上，那是火盆傍邊一個短腳板櫈。主人必定回頭望他一下，『沒有出去？』他必定這麼問一聲，算是打過招呼了，至於主婦和他閒談，也必定從：『外邊冷不冷？』或是：『外邊的霧很大嗎？』開始，這之後，那個昆蟲學者章實一老先生的太太，必定探問劉逸民的機關，什麼時候向南京搬，最近有些什麼熟人走掉了，又嘆息一回自己不能立刻出川的愁苦，埋怨一回她那『不爭氣的老頭子』，就呼喚起她的『那條愛犬——傑克』來了，每次的談話，都是一個樣的，然而劉逸民還是感到一種舒暢和愉快，完全和新鮮的傾談一樣。自然這裏也確有一些新資料，譬如那個米米生了五個小貓就是。

『沒有出去嗎？』照例劉逸民脫下帽子這樣說。

『沒有。』那個禿頭的章實一轉過背來說。然而這次不同。他是整個身子隨着安樂椅轉過來了。

『自然他早就知道了！』劉逸民心里想，然而望見章實一是在伸懶腰，握着拳展開兩臂，

『今天外邊暖和？』章太太從寢室抱着米米走出來這麼問。

『還暖和。』劉逸民在他固定的座位上就了坐：『出了太陽，自然暖和點。』

『你的氣色可不大好呢！』章太太說：『什麼事向寬處想……米米呀！你怎麼不老老實實』

的眯着呀；我可要把你丟到椅子上去了啊！」

她又向劉逸民講說新聞了。她給米米和牠的孩子在牀角上佈置了一個窩，又鋪了棉花，可是牠一抽空就把牠的孩子一個一個喚走了。

『你猜哈到那裏去？』

『哈到那裏去？』劉喃喃地問。

『哈到廚房一堆木柴上去了，你說氣不氣人？』她望着米米：『什麼時候若是不叫我生氣了呀！就好啦！』

她又吩咐女傭人泡茶，尋找『傑克』，拖着兩隻布拖鞋，退休的將軍一樣走着，可是再沒有提到劉逸民所渴求着要聽的話，就是說再沒有有關臉色或是心寬之類的话，那之後，章貫一老先生就間起政治協商會議來了。他問：『報紙上怎麼的？』又問：『是不是真能不打內戰了？』他是主張立農的，那就是說農業技術不改良，那麼中國是沒有辦法富強起來的。尤其是農作物的敵人病虫害不澈底消除，稻麥的種子不改良，那麼中國永遠是窮的，永遠是有土匪的。他是劉逸民大學時代的老師，劉逸民已經聽過不知多少遍了。

『是的！』劉逸民嘆息着。

『若是不打內戰了，你說咱們能說走啦！那麼就有船送咱們啦？』她又抱怨起四川的氣候來：『我真呆不慣呀！一個冬天就有四個月不見太陽，你說這不悶人呀！』又說：『傑克呀！你別跑上跑下的來回跑了？好好在這躺一會兒吧！又有爐子，外邊不是冷嘛？傻瓜，』

可是那個精神抖擻的獵狗，注意到劉逸民是在向主人告辭了，牠獻殷勤地向他搖着尾巴，可

以看出來。他是央求他把描帶到街上去逛一會子的。

自然她是愛她那條狗的，自然她除了咱們不會關心別人的。當劉逸民從那溫暖的爐上有着冒蒸氣的茶炊的家庭走出來的時候，他這樣想：『我爲什麼天天還到這兒來呢？來作什麼呢？』

那時候他經過街道，只望見灰黯的馬路，和一些飛馳的汽車輪子的閃逝，以及那瞬間飛跳到他眼前的小石子，以及男女的腿部，閃光的高裝絲襪子和各式各樣的鞋襪。他是低着頭走的，可是又像他一點什麼也沒有望見。

他的姪女劉白桂給他開門的時候，她那雙凝縮的眼睛，現出一種剛睡醒的不歡神氣，皺着眉。劉逸民從街上走蕩一陣子回來的，望見她那亂蓬蓬的頭髮和微腫的面色，就不由嘆息了。唉！唉！日子怎麼還能過下去呢？

晚膳過後，劉逸民終於走到劉白桂陰潮而幽黯的房間門口去。『白桂呀！那有整年整月睡不夠的呢？你瞎子走了，以後你得當家啦？衣裳該洗的要洗，我說了多少遍啦！把你的被子也該拿出去晒晒，一個姑娘家，怎麼好這樣懶呀！』

他的姪女劉白桂這次却是真的發怒了。她完全忘記了她該可憐他，她想到一天給他操勞到晚，像一個買來的丫頭似的，洗件衣裳連塊肥皂也捨不得，還要又說這又說那的，整天給氣受，就覺得自己生來就命苦，就想起死掉四年的母親了，四年來誰也不把她放在心上，衣裳補了又補，連買鑲針的錢都沒有，連襪子都是她叔叔破得不能穿的才擲給她。她越想越難過，就伏在枕頭上，哼哼唧唧的哭起來了。

劉逸民嘆息一聲，就回到自己那間掛着年老壁鏡的屋子裏來。她一點也不知道我心裏是多麼

難受呀！她從來就不關心我，像一個女傭人似的。他想到以後他是一個鰥夫了，永遠孤獨的生活下去，就突然感到空虛了。世界上從此以後，他是沒有一個愛着的人了，自然也沒有一個人愛他。他想他的生活意義建築在那裏呢？從前他爲什麼那麼興緻勃勃的去觀察那些稻麥改良種子試驗的成績呢？那時他站在夏日的猛烈的太陽光下，汗水把背部的襯衫都溼透了，他望着湖南稻種的試驗區裏那些蓬蓬勃勃生長着的稻叢，那深綠的充滿着植物生命色彩的顏色以及那些挽着褲腿拔草的僱工爲了另一個僱工把草繩誤作一條蛇而發生的竊笑，都是那麼有意義，美好，愉快，他感到自己生命力的蓬勃和陽光的可愛。然而那時爲什麼一點也沒有注意到自己的家庭，自己家庭中的太太呢？彷彿他一點也不愛她，他就沒有愛過她，現在他感到所有這些，他每天曾經那麼珍貴的試驗着的，以及公務上的上司的誇獎，以及權威的增加……完全失去意義了。

『白桂：好睡了……時候不早了！呵，睡吧！』——當他姪女的哭聲久久不停的從隔壁傳來的時候，他說：『呵，睡吧！』——

『呵！』——他聽見他姪女低微的由哭泣間略有疲乏的聲音：『就要睡啦……你不要喝水了嗎？』——

『不喝了！』——他說：『睡吧！』——

她的哭泣聲真的停止了，而且從她的寢室發出一種皮底鞋掉在地上的聲音，那是慵懶地脫鞋連手都不伸一下的舉止。不久就發出鼾聲。

劉逸民這一夜，可是沒有睡。他想到，白天在兩路口看見的那個匆匆過路的時裝少婦，想到章實一老先生家庭中的火爐，和冒着蒸氣的茶炊，想到米米和傑克。

自然那個老太太是生活的瀟好，因為她還有著兩個小動物，因為她愛著他們，若是有一天傑克死了呢？他想：自然那個傑克也說不定有一天也會逃走的，看你，就是冬天，就是屋裏有火爐，他還不是想找機會跟著我溜出來嗎？除此之外，劉逸民還想了一些別的，譬如，他自己認為把老太太所有的衣物留下來，是對的，因為她要離開他；譬如他太太說他自私那是侮蔑，因為他從來沒有貪過人家的小便宜，而且若是他有一天高興買兩個橘子的時候，他也一定分給他姪女劉白桂一個。然而，不管怎樣，劉逸民感到他的生活空虛了。

當他第二天上辦公室的時候，他的同僚和他的姪女，那發覺他突然的衰老下來了。他走路時那個佝僂的背影，那遲鈍的脚步，以及他的疲憊性的咳嗽和說話的聲音，無一不是六十歲老頭子那麼衰老呀！同時他自己也感到，他的體力弱了，走路感到過分的疲憊，而且每夜都醒來兩三次，一天亮就躺不住了。

小和尚的寂寞

俄·柴霍甫作
虹譯

那是第五世紀，和現在同樣，太陽天大最早出來，天天晚上落下去。在清晨太陽第一道光芒親吻著露珠兒，大地便蘇醒了，空氣中充滿著喜悅和希望的音響，然而一到晚間，大地就沉入靜寂，躺在陰森森的黑暗中了。今天和昨天一樣，時時有雷聲吼怒地轟烈着，雲朵在天空疾馳着，或則是一顆疏忽的明星殞落了，或則會有一個和尚臉色嚇得蒼白的跑來告訴他的師兄弟說他在我們的廟附近一帶看見一隻老虎——這也算完了，於是今天和明天依舊是一樣的過去……。